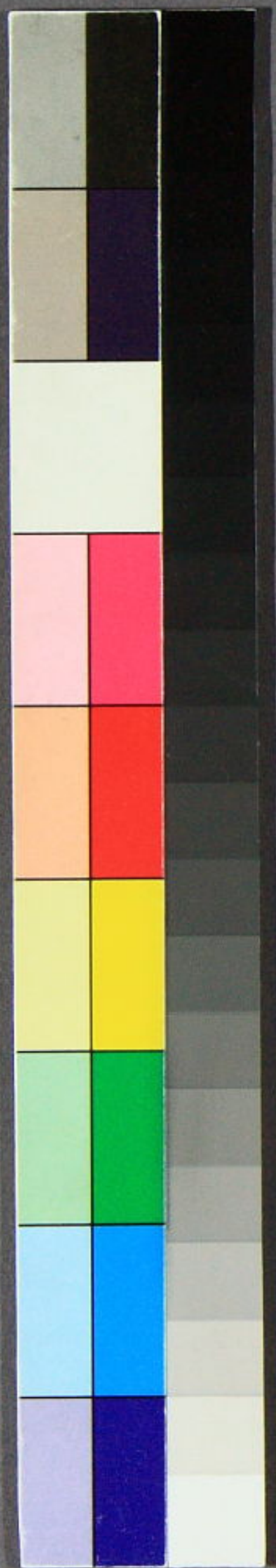


初庵集
七

16
2356
7



和
2356
7-7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行狀

止庵金公行狀

士之入道各以其所性之近也或忠或孝或仁或智門雖多而入則一若止庵金公其所謂由孝而入者也與公諱天復字可圓其先清風人高祖曰某禮賓寺主簿曾祖曰某僉知中樞祖曰某副護軍考曰某學生學生公克己好義重於鄉里妣曰安東林氏某女公以英宗丁亥某月某日生幼有奇皎敬順長者見其過則輒正救之不以其嚴而為憚學生公器



之曰是兒也必立吾家者既長尚氣義重然諾意頗
不羈治舉業有聲稱既而兄病閱年遂屏外事調嘗
藥餌自灼艾其背以爲兄勸竟不救嫂以從死翼年
辛亥遭學生公喪母夫人又病矣公憂後交至其侍
母疾抱膝吮乳戀戀如孺子狀精齋禱神告語悲切
然而竟遭憂甲寅夏也公於是乎無復有人世之念
矣菲食惡處視身如土木積時月毀瘠骨立夜夢毋
夫人飽之兩乳覺而充然始有蘓意移孝一姊引與
同居朝夕相依未幾又哭其喪蓋前後五六年而公
之天屬盡矣制闋兀兀如窮人之無所歸既而慨然

曰吾爲人子無似今既無及矣顧所以補萬一於方
來者其不在學耶因取近思錄而讀之渙然有契於
其心遂隱居于崧陽之貞芝洞終日危坐諷誦涵暢
不覺手舞而足蹈其於世之所謂得喪榮辱泊如也
藏修日密華問彌大士友從游者甚衆飲射講習薺
然爲一鄉所矜式嘗南游之湖嶺東登楓嶽西至龍
灣旣歸欣然益有所得居十年生事盡落乃歸其莊
於人僦屋入城竟不樂爲求田隱峽之計未果而卒
寔 當宁辛未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五翼年
某月某甲墓于摠持洞鷄峯南麓某坐之原從學生

公兆也公超詣有立志所操持不可撓奪才性過人
看文字一過目輒了其大義談說義理或不襲古訓
而自然成章襟懷飄灑積日累旬而不萌倦吝樂好
山水悠然有吟風弄月之趣雅輕勢利不以千金易
其介前後畱都者慕其名爭致禮問或求見者至數
竟不能屈臨事有裁倉卒不亂其居家處物細大皆
有方法善談論接引人物與之遊者皆獲其益蓋其
爲學一本於考亭而規模徑直不涉他岐屏科舉黜
詞章以爲學者之大患立志高遠進修有方其存之
心也不事拘迫而自得其操柄考諸文也不喜巧妙

而自近於本原每與人談性命輒繼之以小學之說
曰人患下學不着實若上達處則有不必多說耳晚
入蘿山趙先生之門先生蓋亦深許之配南原秦氏
主簿某女舉一男三女男翼昌立爲伯氏後女長適
丹陽禹某次適沃川金某季幼嗚呼公以孝友慷慨
之資重哀在心外慕不入遂能自立於斯道其門路
親切蓋無愧於古人矣使天假之年所造豈有量哉
進而不可見其止秀而不食其實惜矣夫憲基以公外
弟又嘗服習其餘論知公爲最浚故茲撰次如右以
俟立言君子之采擇云爾

牧菴金公行狀

公諱尚欽字敬初姓金氏貫海豐海豐之金自處士
諱大春傳諱承輝 贈執義傳諱宗燁 贈承旨傳
諱成光 贈叅判世有長德至五衛將諱亨基而有
子十人才望間出金氏之世彌久而大意者其有與
乎衛將公之子長曰載涵判官生諱彥璵娶結城張
氏諱後棊女早卒無育次日載淵生諱彥璟娶丹陽
禹氏處士諱昌洛女生三男公其長也衛將公命公
以爲嫡孫後時方有衛將公夫人崔氏之喪而公年
甫九歲杖而卽次一族無不泠然屬心翼年衛將公

喪喪愈謹丁酉遭本生考憂哀戚甚至事祖妣張夫
人及兩母夫人左右忠養子職備舉戊午喪祖妣以
善居喪聞尤謹祀事品節儀文一遵家禮友其二弟
誘掖獎就各因其性而篤之宗黨衆多壹接之以和
厚其有急有疑者皆於公平歸之公少業功令棄之
爲窮理修己之學出入蘿山趙先生之門先生甚期
許之不幸未究志而卒寔 當宁辛未六月二十七
日距其生 英宗庚辰正月三日享年五十二歲以
其年某月某日葬于豐德進鳳山東麓倉洞負乙之
原公性寬厚沈毅才識高明臨事見於未萌細大皆

有成筭羣居恂恂若無異於人至所執守嶷嶷有立
論議不輕立己人言有異己者輒置己意以務盡其
說之所歸家資素饒均諸諸姑若從弟所居先廬四
十餘年不治屋壁曰勿易以存先人之舊平生內省
自修耻皎厲若將浼已然其仁心所感動踰常情嘗
江遊遇有以大魚賣者將食見其潏潏也徐取以放
之歲大寒有裸而哭於路者公聞之戚然旣而曰聞
止於此耳他不聞者又復幾何耶乃使人購衣於市
以盡衣境之裸者而人不知爲誰所施也觀於此公
之所存槩可知矣其爲學善於思索而沉著有力量

凡有所未得輒彌日夜以弗措刊枝葉去皮毛直造
乎本原之地潛心力究餘十年凡理氣性命之隱晦
於疑似影響之間者皆卓然有以見其真而認其正
由是而推之天地之所以位日月之所以行以至經
傳指趣時務得失莫不講貫而各有定見今獨舉其
所見之關於大體者一二以見其餘其論性理氣有
曰氣實而虛理虛而實虛實相承而變化無窮又曰
理生氣也而生是氣之理因爲是氣之性如太極動
而生陽而動因爲陽之性靜而生陰而靜因爲陰之
性又曰理固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者也故欲觀

理者必據氣而見之其論性氣同異有曰孤陽獨陰不能以生物故凡物之生必得於陰陽之交感而陰陽既交則二氣之稗盛冲和自分五行之氣故凡物之於五行無有關其一而能生者因五氣之不可闕一故知五性之不得不具但氣有形者也故有多寡偏全之不齊而人與物異理無形者也故無多寡偏全之可異而人與物同又曰所謂偏者夫豈有此無彼之謂也哉就五氣中以其多寡分數而爲言也又曰所謂氣偏故理偏云者非謂理自有偏多偏少也以其所乘之氣有然而理之發見者亦不得不然故

耳又曰天地生物之理賦於人物而爲仁之性故人物之性本無不善觀萬物好生惡死之情即可驗之但物則局於氣質而無推去之道故愛止於其身其論心之本然有曰心體至虛不可以形跡求之但粗譬之如火之光雖有大小之不齊而若單指其明者而言則固無分數之可言矣蓋明之有微著雖由火體之大小而其爲明則一也凡所論說皆峻潔精確類非俗儒之承襲見聞者比雖其天分之高固有以大過人者然苟非立志之篤用力之深亦安能及此哉顧其韜光隱德不自表見故知者甚鮮惟一二同

志深歎服之倚以爲斯文之望而天不假年使不至於大成詎不冤哉詎不惜哉所著性理氣二編藏于家配安岳李氏存憲女生一男二女男悌五林道軫崔柱碩婚也某從公遊幾十年其所覲德而慕悅於中者日以益深矣記往年與公及諸友作楓嶽之遊值路徑危惡衆有戒心公輒就徑上手其沙人與一粒曰願與諸公無忘此時心也已而舟遊海上風濤瀕洞舟小颺甚同舟皆伏而不敢起公獨立而長行欣然屢稱快而不已蓋其心小膽大類如此及公之病也余往候之則公蓋自知其不起矣留坐與語曰

人生寄耳修短不足復念惟日爲善孳孳於未死之前職也蓋其好善之心至死彌篤而發於言語者又深切有味如此某旣叙公行已爲學之大端而因并記此以俟知言君子之採擇云

蕙晚韓公行狀

憲府監察韓公諱大勳以材請聞于時而處家以法度稱有子二人公其季也公文而有行愛於監察公而公之三子皆世其業其仲曰在濂尤有聲當世公以父以子樂而無憂人比之以馬少傅蘓明允而兼其美何其盛也然視其貌退然若不勝衣從之語溫

溫如恐傷人者蓋公孺染於家庭而身教於子弟者於此皆可見而其平生社美見豔於人人者又豈無所本而然哉某以世好獲見其三世之盛數十年來哭之幾盡殆退之之於殿中君之家者而在濂又某之妹婚也然則某之悲又豈如退之之云而已也哉公諱錫祐字惠仲號蕙畹清州人始祖太尉蘭麗朝開國功臣十一傳諱尚質 本朝大提學謚文烈又七傳諱範世判決事是爲公七世祖高祖諱貴宗贈戶曹叅議會祖諱秀命 贈戶曹叅判祖諱應樞同中樞監察公娶陽川崔氏嘉善副護軍諱之泰女

以 英宗庚午十月二日生公自幼識性明悟八歲受會氏史纔二板輒難塾師曰庖犧書崩女媧氏何沒也稍長精理日進以親意治功令中丁酉司馬其家於漢師也所與遊多名人才士得公詩輒爲之歛衽然公雅不以文藝自喜間獨綜理事物密勿精審皆鑿鑿中實用右相文翼尹公深器之遇事多於公訪之公篤於人倫於父母戀戀有嬰兒愛終身無外慕之遷己酉丁監察公憂毀瘠骨立猶自以母夫人故不敢伸情壬戌母夫人病羞指血致延數日及喪絕而復蘇者數廬于墓所晨夕攀號以終其制與伯

氏友愛尤篤左右將養敬如嚴父家有無壹聽於其斤石而不少措意於其間於家人子有過隆之慈視子婦甚於已之女然閨庭之內諸有過亦不假借以故皆知畏愛而不敢慢也年五十九以疾終將終微吟一小詩曰人間風月年年好天外烟霞夜夜清繼之以願歸先壠之意而恬然以逝寔 當宁戊辰十月二十九日也卜葬將用遺意事未克果竟以翼月某日葬于圓通洞辛坐之原公姿貌秀雅性端方慈惠卽之而可親然其所操守介然甚堅不可撓奪也有詩集一卷藏于家配臨江李氏士人昌彥女識哲

而性和事舅姑配君子孝敬克備教御子女得毋道甚至生以己巳五月十一日卒以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八葬耐左三子長在洙次卽在濂俱進士次在洛女一人適淳昌趙得謙在洙男晚榮在濂男晚植在洛男命植趙得謙男廷秀噫公之仲子病且歿喟然謂某曰吾先人墓久無志吾有待而未克果今死遺恨矣旣而在洛將請銘於立言者勗某以狀行之文某屢以不文辭旣而曰以某不佞獲幸於公非常品比旣不可辭又効尺寸以相成斯役使吾友得以自釋於土中吾責也又何忍辭遂起而撰次

其一二如右使以謁於當世之君子云爾

孺人林氏行狀

孺人姓林氏系出扶安曾祖諱枝芳軍資監判官祖諱聖時揚武功臣考諱桂實通德郎妣開城金氏士人時彩女孺人以英宗甲子十一月二十日生年十五歸于學生權公諱泳權公安東大姓高麗太師諱幸之後本朝贈司憲府執義諱永孫之六世孫學生諱聖樞之子也權公早喪父其曾王母白夫人王父處士公王母姜夫人暨母尹夫人俱在及孺人歸皆以謂新婦善事我無異辭也既而白夫人處

士公及姜夫人相繼下世孺人時尚少而以冢嫡持重執喪莅事動如節度前後九年如一日見者尤器異之其事尹夫人也以家貧無養力治產業晝則造麵夜勤女紅弊衣短裳忍飢寒倘困苦手足爲之胼胝而尹夫人衣必適溫涼食必有魚肉怡愉如也尹夫人性嗜饅頭孺人每於其常食之外別具饅頭以供無一日或闕又以其喜施與每進食必爲羸餘以備其間有餘而與之其奉養之無不至者如此尹夫人患心腹痛十餘年差劇無常孺人色憂殫醫方不效一日夜疾猝革有里媪持藥物叩門曰此金剛山

所產桂葉也偶藏於家俄夢一老翁教我遺夫人以
治姑疾故來獻耳試之果瘳尹夫人自是無是疾者
二十年而終人以爲孝感之致其事夫子也敬待如
賓而從容輔佐裨益甚多丁未夫子喪孺人矢以從
死勺水不入口時尹夫人尚在度其必死亦爲之廢
食孺人念曰死固吾分耳獨如養姑無人何吾寧忍
一死以終吾夫未終之孝耳於是孺人復起而尹夫
人得其養嗚呼其終身篤孝豈非本原於爲夫之烈
也歟其居尹夫人及夫子喪皆蔬食三年不食菜果
祭祀尤盡其誠所奉廟凡四室而無祭田孺人竭力

供需諸物之可預備者必隨得而閣貯之臨祭又未
嘗以俗所拘而廢祭其待守墓之人亦必加厚遇其
衣弊而來則解衣與之雖新所着無難色蓋其孝思
之推及者如此而平居足跡罕出中門禁尼巫不與
交接亦不與人相對談閒話服御絕不近華采之飾
此又其未亾之餘哀素以終身者然也孺人溫柔慈
良動止有規範和順之氣望而符於面貌壽躋八十
一而持已益恭其遇夫黨諸人其行輩同者則雖幼
少必如長老遇子侄僕妾其年老者則亦必爲之加
敬焉 當甲申八月二十三日卒翼月二十日從

墓于夫壙之左寔府西蜈蚣山西麓月臺洞亥坐原也孺人無恙時鄉人士以其孝行錄于善簿及葬誄者又累數十云舉男三人長克念次克明出繼季克知早卒三房皆早孤而克世其孝友孺人之教行于其子又可驗矣女三人結城張後楹安東金鎰忠州金叙九克念娶丹陽禹龍績女生二子曰應曰憲憲出爲克知後應生正運餘不記噫孝之爲道大矣丈夫猶難能於其父母而况婦女之於舅姑乎然而富厚之門安樂之家左右其夫以孝敬稱者或有之矣若孺人者所天喪矣家貧困無賴矣乃能固其從死

之志而代終其夫之孝苦身竭力以備致志體之養遂至於誠意之感而姑疾得以永瘳是其爲孝詎非難之尤難者哉余於權氏有舊今其二孤以孺人遺事屬余爲狀誼不可辭遂叙次如右以備立言者之採取云

警懶金公行狀

公諱益礪字季用姓金氏貫順天順天之金系出新羅其鼻祖諱摠封平陽君平陽卽今之順天府也中世始居于松京有諱仲男厚陵叅奉二傳諱誠甲文科兵曹正郎再傳諱文煥是爲公高祖曾祖諱軫

壽秩護軍祖諱尚稷考諱希老世以文雅相承爲鄉
之望族妣全州李氏 獻陵別子謹寧君諱禮之後
厚邦女公以 英宗乙丑十二月十四日生性方直
狷介而慈祥愛人裏襪如一臨事立義較然不是不
加于身也其事親愛敬兼至及丁外憂殯葬以禮既
數月母夫人又疾革公刲指進血以致數日之蘓既
葬居于廬次守制斬斬其私居在一叟地而終三年
不一入其門也奉先甚謹薦獻一如古式父祖墓力
具表誌皆手撰文以闡其實以至除草種樹亦必躬
親而不假之人曰孤露餘喘舍是于何以供職也與

伯氏友愛尤篤既考白首猶必晨興省候執禮愈恭
外王父祠宇去公居一舍而遠每值其忌日必齋饌
物往助其祭處閨壺貌整而言簡常如待賓也訓子
弟必先之以行而禁不爲文貌仁於族親從父弟沒
貧無以求墓地以其所占地與之葬焉嘗有鄰人與
其內兄弟不相能甚至若仇敵人爲之勸解者多終
不改公爲一招致諭之以睦婣之誼其人乃大悔悟
復如初其行之備於家而推及於人者如此少治舉
業不第杜門守拙躬甘澹泊盛夏猶衣綿布朝夕齷
菑匏而未嘗妄取人一介視勢利若將浼已以其婦

家頗饒於財足跡罕至其門有宅一區雖甚僻陋而爲其先公所買與終身居之不遷有書百餘卷乃其先祖於丙亂中所沉藏池中而復出者也寶之過於籛金終日端居左右圖書怡然自適其所讀書以小學四書爲本而於易陰陽以至星曆推步之類亦多心得焉雅好山水徃徃入天磨信宿留賞悠然志歸又嘗遊楓嶽遍窮海山之勝平生飲酒不過一爵未嘗留意於詞章而意到時一吟詠要以適性情而已不拘其工與拙也其操守之堅乎內而清苦篤實又如此跡其本末雖古所稱篤行之士殆無以加焉蓋

公天姿固近本而嘗從蘿山趙先生游與聞乎讀書飭躬之方是其淵源所漸亦有自來而然也歟 當
子乙亥五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有遺稿
一編藏于家翼月甲子葬于府東井洞帽子峯南麓
午坐原蓋公世葬自叅奉公以下在府南揔陵洞護
軍公以下在墨只洞而此則其新卜者也配務安朴
氏士人載大女柔順貞靜配德無違勤於女紅老而
不倦與公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後公七年八月二
十四日卒葬從左舉三男三女男長曰元一娶生員
木川馬之光女生四子震亨觀亨萬亨煥亨出系次

曰元五娶武及第潘南朴慶炯女生一子三女子有
亨女熊川金元錫雪城金奎濂軍威朴宗赫次日元
八初娶生員牛峯金度洪女再娶將仕郎智禮張相
浩女有文而早沒無育取煥亨爲後女長曰平章李
亨源生觀未益永次日溫陽方得恒生員次日木川
馬沆生永來相圭震亨出禹圭用圭廷圭瑞圭觀亨
出信圭有亨出餘幼不記余未獲私於公而以鄉里
故與聞其懿行之一二今煥亨以從遊之好持公遺
事屬余爲之狀余固非其人而誼不獲終辭謹次如
右竊惟公幽潛之德在法固當表顯立言君子幸垂

財擇焉

崧下許公行狀

丙申○
續稿

公諱懋字勉汝姓許氏貫河陽河陽之許自高麗戶
部郎將諱康安累傳至諱稠 本朝左議政諱文敬
爲 英陵名相配食 廟庭再傳諱慥修撰 世祖
丙子與伯父左叅贊詔同死於六臣之禍修煥幼子
坡遜于松京仍世居焉七傳諱緘號西巖 贈司僕
寺正三傳諱增中 英宗丁卯生員 御筆擢爲第
一師事陶庵李先生文學行誼冠冕一鄉鄉人建社
祀之稱新湖先生是爲公祖考考諱鐸學生妣蔚山

朴氏武及第昌進女公以 英宗辛卯二月十日生
美姿顏孝友端良外若不勝衣而其中有操所存主
始終不撓莅事綜理微密雖細不遺也幼而穎慧其
在髻齒也出而遇橫逆歸則涕泣不食者竟日長者
問之故對曰爲人所侮致惡言及於父母是以痛也
九歲遭學生公憂哭泣拜跪吊者以悅旣冠持重繼
會王母張夫人之喪則易感備至壹如已所生之親
也初受學于仲父掌令公以所居遠不得朝暮請益
乃取少微通鑑自辨句讀而讀之至三數冊文義驟
進時蓋未十歲也少長從人治程文輒有聲稱然雅

意纂修新湖先生之遺緒不屑屑於舉業歲己未畧
足千里及于性潭宋先生之門留二月受大學一部
癸亥又往受中庸性潭前後手書必有事焉兩句人
道危微十六言以勉之及性潭喪公奔往哭之其門
徒甚盛工祝及羣執事皆已標定蓋所謂序事以辨
賢者也及公至則衆議以公性潭所愛重也歸祝職
於公以優之時蘿山趙先生解官在鄉遂卒業于其
門先生雅愛公教誨爲甚至旣先生沒移書會於其
家引接同門若諸後進月一講討終身孜孜而不懈
純宗辛卯始薦授本府分教官癸巳陞分寺直長

當于甲午轉主簿階至通訓此其淵源履歷之大畧也公內外行甚周而悉其事毋夫人怡愉如孺子幹蠱就養務必適其志體及丁憂年已向衰而壹於禮以終制奉先尤誠祀事不以遠眺而爲豐約痛蚤孤常結在中忌日哀如袒括上塚常徒行繞塋怵惕手自芟除歸必在暮曾王考以下幽誌尚闕皆持久拮据以成之其於新湖先生寤寐以闡揚爲心其狀若墓表皆謁於蘿山先生以壽其傳鄉人之建新湖社也公悉家力以助之凡所規畫皆爲永圖搜輯遺稿繕寫以俟竟以力綿不克鉸梓爲大恨也一弟一

姊友愛篤至弟沒拊其子若女甚於已出家有亾絕不爲彼此間官有獲必先之於其姊而後均諸家人御下有方子弟作過自恐懼意將有大捶楚公卽和顏溫言而諭之以善子弟迺大感服退卽自悔自訟以改之推之於婢僕亦然婢僕相謂曰吾主如此吾等苟不能奉其教者卽匪人也以是家庭之間常雍如也睦於宗戚親疏各得其權心宗中事擔之爲已任一門怡然吉凶大小皆於公乎咨之朋友之際曲有情意問訊饋遺禮無所闕其死而有孤幼而貧者則引進敦學眷眷若親子侄至爲之營其家事俾有

林淵集 卷十三
以遂其生焉嘗有遠人有志者一來見公既退歲必致饋所業有疑必以質問積數十年不輟蓋其行已接人之方於此又可以見其梗槩矣崧山之南有邱窈窕公卜築其中卽性潭所書崧下精舍者也林木翳如堂宇明淨幅巾韋帶吟誦琅然公於是乎有以自樂矣晚而霑一命之祿則是其儻來也素善病而善自調護服食寢處事事有節度以是獲致於永年嘗手抄程朱書中要語以時省覽將著大全劄疑開端而未果卒業所著大學中庸圖包括剖析爲甚該且精云 當宁乙未二月八日竟以宿疾終壽六十

有五臨終顧其子曰高祖考墓顯刻石旣攻矣而未及卒事是吾恨耳他無一語也是月三十日就祔于其配崔氏之壙右寔府北揔持洞許氏世葬之地而學生公墓西麓艮坐原也崔氏陽川人進士奎炯之女貞淑慈詳事姑孝奉君子甚摯孳孳夙夜俾志體常極其便適理產有方尤謹祀事饁饌魚膳務極蠲潔忌日則率子婦前期茹素曰以是爲戒心至期明燭待薦未嘗假寐其族之長老使其婦女時其祭而往觀之以爲師法焉先公二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卒又先公六年旣周甲之正月二十二日也公

無嗣取從父弟穩子昱為後昱娶敦寧都正延安李章五子禹錫之女生應龍尚幼穩與昱謂余與公執友粗為知公者以穩所錄遺事徵為狀余惟公承賢祖後飭躬讀書以繼家學顯揚先烈以垂來後是可謂肯堂肯構不忝所生者矣廼據其遺事又叅以平日所睹記一二撰次如右以備立言君子之採取云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遺事 言行錄

祖妣遺事

辛酉四月朔朝

孺人姓金氏其先花開人中世移于松遂世為松人曾祖諱富實祖諱暹副護軍考諱麗允僉知中樞妣結城張氏諱緯萬女孺人以 肅宗庚子二月八日生年十二歸于我王考足窩公寔 英宗七年辛亥十二月之二十六日也

天分安安而理於中所不可人勸之未之許不遽乎堅拒也勸之固竟優游焉所可人止之不必乎直

遂也而未之遠已止之瀆竟優游焉人愈見其可親而愈覺其難撓也

裳衣博偉進止安詳姿貌暫雅稱法服望之粹然也安分自足外慕不入經歷艱苦貧富恬然

冬所寒飯蔬飲湯念人之寒者曰未有此者能無病乎夏淫雨則曰吾幸茆茨無恙未有此者其能安乎

事舅姑所欲惟恐不聞既聞命喜又恐失之以故所欲先知之

曾王考同知公嘗於暑月雨中與崔夫人閒坐因戲

謂曰今日兩政宜鷄臠粥

鄉俗於伏暑沐浴會常設此粥而號為水粥今

暑月值雨如在浴所故云

未踰時孺人奉盤前進乃所言鷄臠

粥也公顧夫人曰吾前言以新婦在外未聞故戲之耳而新婦從何得聞而致之又如素具耶遂相與食之甚甘蓋孺人在厨下聞之而解環珥市鷄煮進也

居舅姑喪疾病饋奠不親則值朝夕起坐房中淚血出滿面

事君子寅畏燕私執頰温温也業家產已力已勞而朝夕計隱為己憂恐君子聞知以為常

精於飲食所烹飪則致味奉君子甚空乏盤必有味
羹食遵豆秩多儀朝夕之間中饋之所常如迎賓
也

處貧窶自奉甚薄而侍君子餽餘不近口者五十年
常患痰逆證歲率三四發發輒昏絕食頃及既喪足
窩公病中屢言夫子教我餌某方試之輒效如白
滾湯香屑水之屬非一二也

二妹居密邇也不數往來惟問訊贈遺源源也春秋
俱登大耋閨德為鄉族楷範每二月八日子弟上
壽訖輒命造二妹相速二妹各戒子弟設饌以從

孺人左右引皓首相懽然無比命諸子會飲于外
歲以為常鄉黨稱慶

於子女恩憫無復更息然未嘗以辭色煦煦加焉

婢僕訴訴也診飢寒勤摯細過不錄常以恩先以故

艱乏致人盡忠 季妹貞州金上舍夫人嘗於冬間
開戶見一青衣方傾甕偷米即徐

閉戶不復問何事後從容諭改之孺
人常舉此事甚以為得御下之體

接物也恭而有別惠而不比宗黨各得歡心然雖子
弟燕侍必以貌不褻也

制事也動於事前臨事而暇小物必有法法一疋終
身不易常所點燈斟膏於盞膏炷而挑時常日未

仄也

喜施與所得輒均諸家衆然藏儲常有陳蓄微物弊壞人所厭棄則時出之皆可適用

居處淨潔灑掃日三四器物方列用舍有定所終日於一室志意安閒也

寢中屏前繪畫後書字常後設之笑曰吾性愛書字居閒喜聽諸孫誦讀引傍側擊節獎之

罕出入或有所之必徑還不宿留季妹嘗時家翁出遊以邀之既將還會天大雨川路不通季妹躬起視夕饌出枕簟固畱惓惓有不能違去者竟不許

曰曲肱布被惟吾所乃安纔出人家便心裏不穩遂辭起登轎冒雨從大路而還

歲丙戌自金川還寓居城北里第既而足窩公議更卜室及孺人胥字子男之陽近山而少鄰田園蕪棄屋敗覆雪而下俯閭閻有眺覽逍遙之趣足窩公頗以自適而意孺人未肯也孺人曰是可居矣遂定居二十餘年處之甚適

食貧五十年東西遷寓禮湖一年金川三年弊布疏食或不以時未嘗有歎憂之色子婦問飲食旨否必曰旨哉問衣服美惡曰美矣曰貧困如此無以

不履集 卷十四
為養傷哉輒欣然曰某物如是足矣某物如是足矣吾既自足汝何患乎無養季妹家田宅膏腴富厚華侈鮮與倫比未嘗有一言相豔慕足窩公常故戲之曰兄弟貧富若爾理不當羨耶卽夷然對曰阿妹許良自佳顧吾自足不暇外慕耳一女貧悴頗有苦言輒和顏勉慰之曰若不能自安耶則視諸不如若者不如若者又不知幾人矣

子孫有誚讓婦女者輒引諭之曰若欲求備於人耶人如是足矣人豈能盡善耶汝勿求備斯可矣素多病鮮飲食然大耄尚精明每家宴上壽盛服坐

倚皓首冰姿雍和端懿象儀有加舉家翕然莫不感戴

正宗庚申九月十六日以疾終將終命御者正枕而逝享年八十有一歲

先府君言行錄 甲子

府君姓金氏諱就行字元五號雲圃其先系出熊神今嶺南之熊川縣也中葉移于松京有諱重材修義副尉五傳而至諱信珍 贈左承旨是爲府君高祖曾祖諱南元 贈戶曹叅判祖諱禹鎔武及第同知中樞考諱弘海成均生員號足窩妣花

開金氏諱麗允之女府君年十六始治明經學凡
舉鄉貢者再至丙申又舉增廣解凡三試禮部而
不中自甲申始發解東堂凡經五大比而始登
正廟庚子丙科年已四十二矣辛丑二月始仕爲
成均學諭冬移中學訓導壬寅夏遷學正其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以 異恩特陞爲典籍癸卯夏移
思陵令居一年有餘屢階通訓拜奉常寺僉正甲
辰夏也冬移司藝乙巳春拜禮曹佐郎夏丁足窩
公憂丁未服闋因家居不仕辛亥拜開城教授爲
養老便也配清風金氏副護軍諱郁允女封淑人

舉二男長天次憲基四女長適開城金希普次適
慶州李源次適清州韓在濂次適漢陽韓有恒

英宗己未八月二十九日癸卯府君生于松都八字
洞里之第

母夫人之將妊府君也足窩公夢見古聖而受一玄
龜歸遺于夫人已而生府君隆顙圓背莊重岐嶷
屹然有巨人度足窩公與母夫人甚竒愛之

府君沉靜寬仁堅確質直坦坦有千萬人吾往之意
立乎大者如卓爾衆慾不能誘之作防閑以止之
於前物莫能踰焉所處有如山之安

府君於理義藹然據之確然未嘗爲多岐之感舉以達諸事物之間不貳不屈而居之以寬使之克廣周密彬彬然成章

府君體長中材貌宇豐碩進止揖遜天然有軌度平居冠襟整飭肩背凝竦終日晏然未嘗有膠擾之意

自幼有至愛於父母纔能言父母疾則有憂色見其執勞則不能自安已有病則隱而耐之久不令父母知夜而睡乃不覺有呻吟母夫人常浚歎異之甫五六歲卽自喜讀書多病羸弱而不少輟足窩公

常戒止之或束其冊高閣府君輒候足窩公出而取讀之母夫人申止之則懇曰兒性自喜讀書不爲病也願勿憂之其於服玩衣物或有弊故者長者欲爲易而美之則必辭凡飲食惟長者所賜不擇美惡爲取舍也

十三就一豆林公叫學羣居儼然若成人口無過言身無妄容應對長者輒皆中理辦事務羣兒之中老成莫能絕焉豆翁每於家內疾故必道其證以命府君使問醫製藥而不疑也

十五聘夫人清風金氏癸酉二月十四日庚子也

是歲夏府君奉二親寓居禮湖一日母夫人病府君自外來省色輒變不能正履疾趨向園中卽掩一雌鷄來趣出膏以進母夫人疾遂得間母夫人又嘗病煩渴率口言甜瓜可以療此病時尚早甜瓜未熟府君遽起而出博問遠近而力求之遇有一瓜特早熟圃人將留爲種感其誠而與之母夫人疾又稍定先淑人嘗舉此二事爲不肖道之因言曰于時余新爲汝家婦初見是事不覺惕然有動于中自是幾五十年恐恐不敢少懈於奉養蓋非吾性能也所感者然故也

十六文學日進而家素貧寒爲養有祿仕之志自是專意治明經業而素善病間復患風眩氣常不充體時甫童年而自知持養節嗜欲定心氣未嘗爲恣意踰分之事所課業處之疾徐易劇之中而得其宜衆逸而未嘗怠人忙而不加勤以故重證日祛大業日就雖歷艱荐屈而克至於成功

甫弱冠王考同知公年高不親匕箸府君手進飯凡三年時常肄業鄰塾而每羹食將烹熟履聲已在戶矣

其事父母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弛忘左右就養所得

爲無不能爲親疾色憂言不能出口食而不知其味平居烝烝色養不言而順不動而敬望之乎見於外

母夫人素多病病常滿數月母夫人病則府君色蹙然若大痛楚在躬傍人侍者皆莫能有情言其所食飲藥餌調合烹煎皆親授方婦女以任之不以使婢侍費所不給賣衣服器用以及居第而繼之疾甚則必齋沐禱于五祀及其病已也則府君之色始怡怡滿容而子弟婦女舉訴訴於前也

嘗讀書山室一日夢惡遽起而歸在途遇家人以母

夫人疾來告蓋府君於親疾日夜有戒心故北見於夢寐者如此

東堂解科場箴甚每諸生會有司令析坐以防姦而雲合鳥散不可禁止庭隅有一大樹府君嘗屏坐其下一日驟雨諸生析者紛然聚于廊廡有司顧視庭隅有一生特坐樹下不動大異之相與指曰此真大樹將軍也因命致油傘以蔽之其處汗穢特立不苟類如此

歲戊寅府君年二十歲一日府中訛言忽震闕然以爲寇至城下舉城洶洶家人驚懼以告府君方讀

書未竟既竟而徐曰崧嶽有烽火否出戶立而諦觀之無見還入日固妄言也夏讀書夷然不輟

嘗與二三同志讀書山室一日早府君獨未起而其色若有異者同志怪之已而府君起而發被捕之乃一大蜈蚣也同志皆驚問故曰此物緣行于胸腹之間若遽動身則易被其咬故俟其既過而後起耳同志皆服以為難能

少時讀書五冠之靈通寺五冠大麓也寺甚壯一日比寺會寺為空餘一僧獨不去問之曰將夜耳敢使公獨處耶莞爾曰無傷也汝第往已而大雷雨

烈風終夜諸僧皆遙為府君懼既曉走來至寺歌誦之音溢於戶外入而望之夷然也皆大驚羅拜嘗游太學以諸生入講 仁政殿方講 上屢加獎褒既講訖 顧有司曰是不足為純柱耶有司以為有誤音竟下第

其遊太學四方之士有所憂疑必赴府君而想告之得一言以為重

歲辛巳赴舉在洛始與李大邱義進相友善李公愷悌好善人也每入洛往還交好不絕既而李遭廢替交舊舉相改而府君了無幾微顏色及釋褐而

宦遊主於其家李日困窶不自聊而常與共其苦
李浚感服父子昆弟一門咸遇如親戚終身無間

然李公後起官縣監而卒府君時已家居而赴其喪於京第為文吊祭而還

明經士於製述例不能兼東堂試率多假手於人

君耻之常於講誦之暇兼習程文所費功甚少而

於諸科體鮮有不能嘗於丁酉東堂兩場俱中壯

元以至生畫殿試常居高選焉

既登第親年已高而家日貧矣汲汲於逮養而黽勉

從宦然素履落落不能與時俗相俯仰官職儻來

而受之而已人或病其不求進者輒曰仕祿豈可

以干而得之者哉嘗詠鶯卒章曰窺魚啄粟非高

致肯逐羣飛下稻田歲癸卯由典籍作令 思陵

地僻而官甚冷在 思陵一年有餘嘗有詩曰松

檜森森十里封五雲佳氣結重重清齋一室中林

靜盡日看書睡意濃和人詩曰戇質難同世態妍

平生只自樂吾天不耕而穫那昏乞所遇為安穩

晝眠亦可以見其氣像本趣之一二矣

壬寅十二月二十九日 親政府君以學正為書寫

郎八侍 上目其容貌舉止歷問年紀及登科久

近既備對特除注書因 命持筆硯入日異數也

爾乃今得陞六矣卽日復拜典籍
居官嚴密持大體處卑位而奉公舉職必盡其心法
義所守不撓於貴勢嘗爲祠官齋宿有某寺隸怙
其官有勢而不如法府君將繫治之傍人觀者皆
以爲危且彼使來謝而求解者數府君固不之赦
旣而齋罷某寺官自來謝然後乃釋之在奉常也
本寺隸悍而酗日鬧于寺中前官置不能禁府君
至則痛笞之至革習乃已 思陵時 陵軍有逋
公穀者罄其貲足以自納而欲徵於族察其狀詰
治之甚嚴使竟不得徵焉

從宦居京者凡六年休告還養歲率四五至至則油
油然不能去其不在告則以安否問于庭源源相
接未嘗有三日間離違稍曠思慕形於詩什官微
祿薄旅居無所贏餘而儉饋食節調度抽其資以
上其親凡 息例所獲尺寸皆謹封緘以致之新
潔若親奉持於前者

歲乙巳全家遘癘足窩公有斯疾府君自京疾馳而
歸入門面無人色見者莫不驚駭居三日竟遭憂
時諸宗黨皆拘忌在外府君巨創如不欲生而附
身附棺不以迷亂致踈必敬必信而靡有遺悔以

至哭擗饋奠一以禮不苟及墓以先塋追隘議更
卜兆冒暑兩經營四方凡閱三月竟得地以窆寔
府南高山西麓丙坐之原也

足窩公平日康樂未始有衰憊意府君游宦一日如
年而徒以平生之志冀其少復更有成歸以終養
奈天不吊奄至於大故府君悼本志之永違憾子
職之有曠至痛終身在心其居喪思憶淚汪汪血
出廬居三年不脫經帶朝哭必見星朔望必拜墓
日祭非甚病必躬將撰次言行必謹書其大節編
輯遺詩文手寫以藏之於詩中取其尤可爲後人

訓者凡七篇作跋語以附已意而手書爲祭屏只
疊設之几筵凡遺蹟所在隻字片札莫不珍裝而
寶藏之對之宛然如復見焉至其嘉言懿行則終
身體之而未嘗有須臾忘乎心迨其病且衰人有
以足窩公遺行誦于側者則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府君於居憂中作一冊子始自初終襲斂殯葬儀物
以至親賓奠賻挽詩祭文皆謹書而備錄之以藏
于家

足窩公故有射社府君旣制闋社中老以飲射相速
辭不赴後有詩曰先君以勗雖多感羊棗其如不

忍何遂終身不執弓

自是絕意不復仕宦家居養母日以悅親爲事文然無慕於外朝夕不離親側遂無經宿之遊者十六年

母夫人素患痿逆證發輒昏昏食頃及旣喪足窩公猶時作苦府君常以爲戚旣而夫人於病中屢言曰夫子教我餌某方府君依而試之其應如響如白滾湯香屑水之屬非一二也

歲辛亥拜本府教授爲養老便也奉母夫人就官第以祿養者三年其退慕足窩公於是爲益甚

府君迨老白首母夫人尚無恙天少寒躬抱薪執火匕箸以手溫而進之晨昏必定省出入必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稟未嘗爲專制之行也

府君嘗當暑病泄痢母夫人憂甚一日府君自外入喜動色而速步異他日卽升堂怡然告曰兒病瘳矣遂白其狀母夫人欣然喜

其或出游必告母夫人反面早晏賓朋權笑盃酒浹洽衆意尚未艾而必視日蚤暮先決意以罷歸未嘗過其時也

府君暇日於母夫人側常讀諺書使聽之或躬讀或

使子弟讀其於母夫人病少愈時尤常然

季氏公異居母夫人歲一再往留之或一月或數旬
府君日三省朝往拜之及日中又至及暮又往拜
之

母夫人有二妹氏俱年高母夫人於二妹氏事事無
所不悅府君事二夫人如事母與其子弟如兄弟
仲春八日母夫人生朝也是日也府君盛服率子
弟上壽既而將母夫人之命以速二夫人二夫人
俱至子弟皆從焉母夫人引二夫人相對皆白首
皓然府君終日怡怡與其子弟交歡於前一門內

外大小和氣融然母夫人於是日爲甚樂凡十餘
年無歲不爲然也

壬子在教授第桃符曰吹埴一室和風暖舞綵千年
愛日遡祈祝新元無過此先令諸子揭吾詩乙卯
新居濶洞手書兩句曰 君親壽考康寧家國歡
欣舞蹈

歲乙卯秋府君猝患語謇既而得差至戊午夏而復
發自是浸以不平榮衛日脫而常以母夫人之憂
恐恐也日盥櫛自強不廢晨昏子弟以藥餌請者
常拒却之其或許之也則必決之曰母在吾不得

不然耳

已未八月二十九日府君回甲而母夫人滿八十歲
矣以其日卽府君外王母諱日也故爲不可以宴
乃於翼日九月朔行叅禮於足窩公之廟退與諸
子弟上壽於母夫人旣訖受子婦獻壽府君有詩
曰八耋親前兒甲回昇平九月壽筵開今朝自有
情難抑偏侍孤懷百感來親賓莫不稱慶和詩盈
軸

庚申夏 正宗昇遐時府君病痼已三年矣不能詣
館門扶曳上家園望哭成服一如禮無闕

是歲秋母夫人患泄痢因以沉疾月餘府君病力不
能自強而夙夜焦遑不知疾之在躬必親視藥餌
以進之察其證候而常戚戚感噫母夫人竟下世
府君疾遂以添劇氣息業業而衰經不去身號泣
如孺子慕居喪諸節皆所不堪行而必行之喪葬
儀物令子弟錄出而覽之或有闕漏者雖微細尚
能一一辨識及葬子弟以其疾危交諫欲勿從喪
府君曰一息尚存此豈可忍爲耶遂益自強臨壙
哭擗一如禮觀者莫不慄然危之府君亦泣曰今
也則固無恨於死耳但有餘願者祈至於喪畢而

已既而終三年果無恙人皆歸其純孝之報

府君有弟妹各一人平居於父母之側相對怡怡至老而彌篤其有所不及各因其性而誘掖之恩愛未嘗有少間斷焉

季氏公少治經業舉公車不中既而府君語之曰親老家貧奉養爲急而我性疎不能事事汝素有幹局可任此責遂廢其書使治產業季氏公感而從之自是綜理家政爲養三十年甘旨克備府君賴以無憂焉

府君書軒常有種菊數本甚愛之嘗於秋日出二本與季氏公花始開矣謂季氏公曰好看花花謝後善養之明年乃復看花既明年曰菊尚存否對曰枯矣又復與一本花如前矣如是者至三四

居室莊重然可未嘗有私褻容常言曰婦人無專制之義以故閨門之內綱維肅然然而舍容仁信不以煩苛臨之使得以自効焉先淑人常曰吾平生困苦卒不至於大過賴君子寬弘故耳

菴子女仁愛淵淵不形於色截然於義方未嘗有所姑息常言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耳晚而有不肖一人自孩提有識一未嘗親抱持居常教戒不爲

敦言多語就所失嚴防之而已不肖治舉業垂成
請棄之以專意讀書怡然許而可之
居家嚴於內外之辨宗族非同堂謁於內必將命自
功總以下嫂叔罕與之相見斥巫瞽屏佛事吉凶
不入於言議謹於祭祀粢盛遵豆致極蠲潔齋戒
必沐浴薦新必躬將朔望必拜家廟以至於宗祠
凡遇宗族常翕然有一家之意每以吉慶相速必
殫舉一宗而未嘗有所遺漏
府君晚年於所憂喜或至終夜不寐時則或事有係
於祖先或族親有吉凶或朋友有患難皆常然嘗

曰盛時尚能理而遣之今也既衰不復能矣

案上常置一曆以備日錄上自 邦國下至宗族親
故凡有事故皆書之如婚姻生產喪葬疾病往還
之類於國事則書其所共與聞者於親故則舉其
畧宗族加詳焉家庭又加詳焉如是者凡數十年
家世孝友敦睦自同知公模範益備而足窩公又克
繼而益開之所建立家政為多府君謹守其成法
而益加修潤鬱然以法家稱於鄉黨念先業之惟
艱冀來裔之永繼憂慮垂示之意眷眷浚切遂於
歲戊午使不肖畧述人倫大綱居家常體著為家

訓四篇藏之于家

乙卯夏定居于大闢洞有小園精舍扁曰雲圃自是
靜處甚適有詩曰數畝田園結小廬所晡蒸藿足
閒居峯巒霽色朝檐外兒子書聲午睡餘今始樂
兮吾分素前何誤也世榮虛家僮莫去門庭草竅
巷豈臨長者車賓友和之者甚衆

是歲胄孫新生之一周也作養正箴手書以賜之既
學語卽以授焉

其游觀於山水遇佳處終日趺坐卓然意寄冲勝飲
酒至五六杯或七八盃談笑風詠於衆賓之間而

坦泰夷疑有起發人之風韻也

府君沈疾凡九年由始至終未嘗以失養致有加堂
謂醫者曰謹風雨寒暑無觸冒節飲食不甚飢不
甚飽以此自養不猶愈於藥餌乎

歲壬戌先淑人之喪也府君已漸毀剝甚而居於外
寢至淑人屬纊之前一日命侍者取衣冠而來既
衣服冠然後扶入而與之訣少頃而乃出

府君平生制物而不掩於物聲色臭味之欲皆以法
義勝之終身處貧困愈窮而愈堅身心上下表裏
隱顯不使有一毫苟且意平居晏然未嘗出一語

有厚集 卷十四
十九
爲歎憂之色嘗自誦曰君子坦蕩蕩

府君專用心於內不言而躬行平生行已直道正誼
不爲利勸不爲威沮有終身之行無一朝之憂雖
遇大禍福處之坦然未嘗少動曰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如是而已矣

府君有高識遠慮氣完而行峻倉卒危疑確然有辨
大事鎮人物之量

府君於所可者必終可之歷衆辨以爲不可而不遷
惑其終必有可者存焉於所不可者必終否之歷
衆辯以爲不否而不遷惑其終必有否者存焉以

故其所可否人不能易焉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所處事慮必有磐石之固及決
而行之沛然如水之赴壑而不可回也

府君最嚴於防患之道辨之早而決之豫制其微如
已著過其幾如已動攔之若山防之若城不使之
少有滋蔓嘗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仁者大仁之
賊也

遇事提掇甚嚴期會之在明日者今日已先定明日
與卽舉而行之居恒雖微細事處之必有法度如
飲食之類盤饌雖多品必食一味已乃復食一味

不苟泛及也

府君於辭令安安有專對之辯執詞完而析理確稠人廣坐所出口輒厭衆心處之急難而未嘗有疾言窘辭論事當否成敗該辨而不支述人之言而其微意并傳也

接物也寬容公平無私詐校人有犯久而不見其涯際盡忠以施諸人默身而忘之有過當告戒面斥之若不容既退則未嘗有後言羣居不倚而德意常周於衆重然諾言出而行已隨其後也

春秋嚴而在裏見人有不善必內峻絕之不復以言

色假借之多行乎惠愛而爲時論所推者必辨其爲違道而干譽處鄉里而喜事功者必斥之以貪權而樂勢家居未嘗言及時事子弟有語朝政者必呵責之平生不以毀譽加諸人嚴於取予之分所不當取漠然無所動於其中所當取不必拘於小廉其所不予者人有不能不予者焉其所予者又有逾於人之涯分者也

味

其問人以事所開必加於人一節又遠無闕漏之悔

平居晏坐或終日不言客來當言而言無可言則亦對之夷然而已

府君嘗與人舉似孟子集註天地以生物為心止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段語曰此註儘好看又嘗語不肖曰仁之道只是一公字要為仁須要公其心於尚書常愛誦金縢旅獒二篇

當于癸亥四月六日庚午夜亥時考終于男山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五歲末年多昏耗既臨終精爽不亂

先妣遺事

甲子九月二十一日

我先妣清風金氏高麗侍中諱大猷之後高祖諱重寶 贈叅議曾祖諱鉉祖諱麗澄僉知中樞考諱郁允武及弟副護軍妣南原梁氏諱宗之女先君仕至禮曹佐郎封先妣為淑人

英宗庚申六月二十三日辰時淑人生于松京東部冬霞井洞之第

哲而頎長性剛明篤於人倫懇切堅苦潔白均一行靡不用誠苟於心有絲豪不盡不肯放過必勉而盡之然後乃可以解於心未暇計其力也

幼時甚為父母所鍾愛蓋梁夫人先舉丈夫子六人

而乃生淑人以故慈之甚篤一門承藉寵待譁然而淑人口未嘗有傲言羣兄婦五人而壹接之以和惠無不得其懽心父母以是愈竒愛之

癸酉二月十四日歸于我先君時年十四歲

王母金夫人嘗病眼方云用流水洗之淑人時以新婚尚畱本黨每於早晨輒使人就溪流未撓濁汲以往供之凡月餘日如一日

歲丙子金夫人患瘦癯月餘始少間而先君繼而病淑人左右調護困苦憂灼旣而身亦罹是疾自度一委卧不復能有省矣遂力自強日夜絕不休偃

每治飲食厨下憊不能成坐輒倚附物以持之勿令身傾頽積五日而先君疾亦愈淑人因臥至於幾危閱月而不能起

歲戊寅會王母崔夫人棄世翼年又遭曾王考同知公喪淑人時年尚少家門深濶而大事遽諸尊長皆哀荒在次淑人自初喪以及殯葬其內事皆任之左右上下出納供給巨細一無差誤以至庭戶器什皆甚治而整潔出飲食可羞於鬼神尊長莫不宜之

甲申遭梁夫人憂乙酉又喪護軍公始死哭擗頓絕

既葬哀慕益甚冬而見雪在山夏霖雨水行于地
輒號泣不能止聞者爲之感涕

其事舅姑日必見星而興灑掃室庭朝夕對竈治飲
食調合烹飪謹其節不以任婢使審滌拭器皿巾
帨常有數等器之無益者皆暴用絺布陳設飲食
處無一蠅一塵衣服之未成而在笥者亦必敬而
勿越其裁割縫紉平正緊密壹適於體而不爽平
居洞洞惟恐服勤奉養之不竭已力有所命輒忘
其身而服行之舅姑有憂色則恐恐然如有所畏
退不敢自寧見其喜則切切焉私以爲幸亦不敢

以色笑見於前舅姑有病則悚然色有警焉行乎
庭除之間而履屨不響日夜伺候供奉積月累日
而孺篤家貧爲甘旨詐治女紅夜不能寐每夜分
以席障燈光恐舅姑知而憂之甘旨闕具怒然如
有所失其旣得具喜動于色充然忘其爲勞也

金夫人素多病歲率三四發淑人或已有病而遇金
夫人疾則輒忘已病焉金夫人病少間必大補而
愈淑人罄資裝以具甘旨必適於口金夫人非淑
人所治食則不肯下筋一日疾向安淑人將以事
適私親豫治食以付他婦女諄諄誠以進餉之節

既而反面金夫人執其手曰新婦歸乎吾尚未之食也蓋適所進燂温失其味而然也

家素窮約東西遷僦至丁亥始定居男山之陽而先君治經業游學於外久而不第家貧困日以益甚淑人夙夜竭力爲養艱苦疾痛飢寒絕不自恤王考足窩公嘗命淑人出分淑人辭曰奉養職耳願無離膝下及先君既第而旅宦又使之從居於京師又辭曰嚮也既告以志矣今且以家君之重離親也而惟新婦是勗以養違而相從懼非其意敢以爲辭遂竟不肯分異足窩公常以此語人而亟

加襴獎焉

金夫人嗜南瓜蕃椒淑人常手自種以供之值苦旱瓜將枯萎朝暮往以灌居無何旨蓄缺晨起而視其蔓瓜一子大可摘矣餉之甚甘焉

足窩公嘗與金夫人道說淑人之性行金夫人因曰吾新婦他善行可舉者固甚衆今但以一近事言之新婦於吾所求雖篋笥私藏必盡底裏傾倒於前而無絲毫隱吝只此便非人人所及足窩公笑曰此言固是然奚足以盡新婦新婦於舅姑所欲雖體膚將無惜也

禮廟集 卷十四
歲庚子淑人遭癘瘵尊長次于外淑人獨與諸女居
病甚篤彌月而乃少愈一日足窩公呼于門外淑
人匍匐謁於闥內形貌瘦黑殆不可復識足窩公
愀然曰新婦尚如是耶少女方有是疾謂委汝救
護之汝尚爾豈救人者哉淑人怡然對曰小姑疾
固新婦所宜視惟恐不堪願勿以新婦憂遂力病
億竟致其痊安至乙巳諸子女復嬰是疾先君前
後皆在京師惟叔父日來省視而其日夜扶護則
惟淑人在身癘氣方熾頃刻失養危亾立至而淑
人未嘗以失養致其危焉

其在足窩公喪三年常侍金夫人寢不一退休於私
室朝夕饋食必別置鼎而炊之哭泣奠獻一從先
君後而未嘗有少殺也

金夫人春秋躋踰八袞淑人已老且病而子女皆壯
能事事淑人朝夕必親治膳以養一如少壯時未
嘗敢以委諸卑幼及庚申遭金夫人喪其執喪一
如喪足窩公時

其奉祀事祭日將至豫洗滌屋宇器什以待之及具
羞沐浴新衣以躬饘饔其家人上下皆奉條教步
速而視下人各有執肅如也既告具位陳井井以

待時而薦未嘗假寐雖在衰老時常然

事君子極其誠敬凡所勗帥竭心力以從之未嘗有專輒之行燕私溫溫不敢欺犯先君遊學旅宦往來於京師前後數十年淑人手賃縫以具其衣遠給於數百里之外而衣新故相代常如同室授者其在少時以先君多病遇其病則輒損噉食以焦苦及先君老而病痼也已雖甚衰悴常以憂勞夙夜不敢自逸凡八年如一日

足窩公晚有一女卽崔氏姑也甚鍾愛始生時語淑人曰汝姑已向衰其於養兒不能如曩時勤惟汝

共養之淑人謹受命自是徃徃躬抱負而乳之足窩公苟於兒有所事雖夜裏必呼淑人纔一聲淑人輒至堂前及姑母稍長金夫人指淑人而語姑母曰汝當視兒婦如母矣旣嫁其粧飾衣服及姑夫衣巾皆淑人手治之或姑母有過失則足窩公輒語淑人曰汝其教之蓋自幼至長及嫁而生產疾病淑人壹以撫恤終始無一不當於舅姑心者及淑人下世姑母見不肖輩輒思淑人而誦說之不覺流涕曰世無復此德矣

叔母李夫人少淑人十歲淑人友愛如姊妹與之言

無隱情資財無私蓄叔母新入門凡所未服習者
淑人皆密教而詳導之用意婉曲有感動其心者
叔母後常異居數舉男多不育既而有一子淑人
愛之如己出纔數歲叔母輒時送淑人所信宿之
曰是兒仰妯氏甚於其母且妯氏養兒多壽乞與
懷養也淑人常欣然畱撫之兒輒忘其歸焉

淑人於子女篤愛而明教之其姪子未嘗跛倚邊坐
飲食甚慎重不正者雖悅口不御子女幼稚在前
者常三四人雖甚貧窶皆櫛沐巾襪容貍修潔而
教之以孝敬禮讓必有法度晚而有不肖甚鍾愛

然居常教育見有過則未嘗饒易其於訓誥女尤
致嚴容功德言有少不謹輒呵止之以故成人者
四咸以宜家稱焉

淑人性強記足窩公常於宗族賓友吉凶日時及事
後當追思者壹以誠淑人令識之如期扣問則雖
甚久者皆對之如響治家產綜理微密歲月日之
計常以不足而致有餘家中前後巨細有需皆叔
父辦給之淑人一視財豐約以經其事酌量裁節
等分區畫燦然如示掌及舉而行之若合符契中
射的泯然無少出入羸縮以故食貧五十年屢經

艱虞而能鎮其家不至於顛沛云

淑人平居清明端恭未嘗有褻言戲容非禮不正視之若浼焉視聽明察不可欺罔愛人如已絕不有內外之間見有過必明告而正言之處之宗戚姻里之間而各盡其思無一之或遺以至御婢僕必同其甘苦共其憂樂無一毫賤傲之意性廉潔辨於取予一毫不以苟焉薄於自奉飯蔬衣弊猶不以時而忍耐之彌堅既老多病羸憊已甚而飲食罕御滋味也

淑人嘗語不肖曰吾無足以猶人者矣但平生惟有

兩端事始吾歸于汝家也初謁于尊姑夫人而心內自警曰吾爲是姑婦儻不能師其德之萬一其何以嗣之乎見汝大人則又自警曰吾爲若人婦苟不誠於親養是負若人也豈名婦乎以是二者兢兢夙夜冀自免於大罪以至於今五十年不敢不勉吾之終始其如是而已矣

淑人晚得胸腹之疾徃徃作苦歲壬戌春以是疾閱月彌留添以客感至三月十七日疾遂大漸先君病方沈痼扶八而與之訣淑人曰平生願先夫子化今得如願足矣至夜半少睡而覺曰夢舅姑謂

余言明日當復來奉養我余其明日死矣遂顧子女慰撫而訣之果於十八日未時終于男山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歲

叔父言行錄

府君姓金氏諱就德字元一貫熊川號一齋英宗壬申十二月六日生於東部騰脂洞第

府君眉宇秀爽望之昂然性剛決明爽惠而愛人所許可千金脫口至所執守始終畫一不可撓奪言語侃侃不避忌諱而接引常暢人之志臨事見大體決之迅速而條理節目燦然倘舉無有遺漏也

幼時峭銳有鋒穎嬉戲氣壓同隊然喜與人周旋以利及物長者命輒不辭劇易足窩公甚奇愛之

年十六娶夫人李氏夫人牛峯李公夏益之女也時鄉俗狃於朱陳所議多境內而牛峯峽郡去本鄉數舍地獨李公有偉人度足窩公意未決問府君曰於汝可者誰氏乎對曰李氏者可也足窩公諾而與之娶後府君爲家得夫人助爲多

府君於文字記性絕倫日數千言吟哦有節響出金石然遭家貧窶備歷艱苦服田金峽治園男山餘力只在冬時而治明經凡三閱冬四書告功丙申

一巾鄉解竟以爲養未卒業

府君所居異宮嘗購一敝屋改造既成而圯敗壁頽
墻蕩然一墟力諱不可復營乃取酒招朋嘯歌於
其中快然無芥滯意其以理自強不爲物所勝類
如此

府君少壯讀書日以遠大自期而足窩公年既老伯
氏雲圃公久未第家貧困益甚府君遂慨然專意
爲養寄妻子於婦黨鬻屋以營產數年之間甘旨
克備而舉家有資足窩公晚年自適無家累之憂
由府君之孝也

乙巳春家有癘疫足窩公及金夫人出次于郊外雲
圃公在京職未歸時癘氣方熾舉家熏灼勢如烈
火府君獨以一身任十口阡危之命朝夕密察以
審諸病差剝日覲省足窩公所務以慰安其志出
入內外勞苦焦憂不遑啓處而積數月神氣益強
疾終不能侵兄子病殆死得良藥以致活人皆異
之

是歲夏足窩公竟得是疾以終府君積勞之餘奄遭
巨創哀毀爲甚而諸宗戚皆拘忌在外府君奉伯
氏躬治喪事附身附棺克致勿悔旁求墓地冒雨

初庵集 卷十四
衝暑積月彌篤竟卜葬於府南修隅里高山西麓
丙坐之原蓋家世舊塋在松西水庫洞子孫繼塋
不止而創卜新阡自足窩公喪也

母夫人壽躋大耋府君置第常於密邇日謹定省非
甚病未嘗有曠養必有常羞病必致珍劑其所欲
與必先承之不以有亾計暇則讀諺書其側以資
笑樂歲必迎養于家或逾旬或浹月以爲常

庚申遭母夫人憂時雲圃公已老且病府君憂哀之
中謹護伯氏而喪事巨細壹以自盡倘禮致物克
校於心

府君自母夫人喪卽置家事不問曰治產營家所以
爲親也孤露者復何求哉罄其力以贍祭田備墓
儀洗手以居親故憫之多有助其乏者

府君與雲圃公在家貧親老之時雲圃公祿仕于外
府君力養于內內外相須交盡其孝如輪翼之不
可廢一而府君身任家政幾十年所使雲圃公得
無憂於外而卒以榮養逮親則雲圃公之孝實由
府君成之也於是乎府君之友悌爲得其大者也
府君與雲圃公入則侍親側怡愉終日其於奉養之
類雲圃公所欲爲府君必悅而從之如填箠之迭

和也出而與賓客羣從游也凡雲圃公所欲往府君必持飲食以從也

君有一女弟崔氏婦也賢而早寡一子夭而無後府君爲經紀其生計事大小衛護庇覆之旣而遘癘以沒府君率子弟躬殯歛不以老病而自已諭其家使立子俾祭祀有主也

府君有二子長進士君歲戊戌足窩公以同知公嫡孫死無後其仲弟止一子而府君之子二人也取進士君以爲其後足窩公旣下世而府君之次子夭久未有子諸尊長議以進士君還歸府君而更

立其仲弟之子府君不許曰吾旣以先人命予之子而今先人不在矣又豈敢以子有亾而改先人之命乎旣而李夫人久止乳而復舉子人以爲府君善述之感也

府君於子弟教導甚明俾不迷其所向有不如教則痛抑之繼而懇到之使其指意透入於心骨之內然後容其自悔悟而徐改之不迫督之以至於失愛也

府君於親屬視之如一已婚姻喪葬皆悉其力以濟之從兄有早死者拊其子甚至旣又喪其母爲之

娶婦而率育之俾至於成立凡有事於宗族無問夷險甘苦而皆身任之期於有成而後已

先塋古有齋廬寔足窻公重建之屋而年久頽敝歲辛未府君倡諸從率錢以營葺之俾返其舊觀墓傍又有家傳舊田而間爲他人所有足窻公嘗贖還之擬以爲祭田而宗中無見財權寄於族人之有力者以爲後圖歲壬申府君取宗錢盡買入之既又考古法擬欲聞官立約火舊券斷賣買以爲未父之計至病且革猶諄諄語諸宗不置其退遠繼述之誠至死未已者有如此

府君言論明快見事甚敏雖事之雜亂紛糾甚窒而
不通者得府君一言輒令人爽然遇事喜與人
商確可否不偏執已見也

府君於應事當爲卽爲無顧慮遲疑之意人或憲其
發之太早而及事過之後則見其卓然中機會無
後時失事之悔也

府君輕財重義凡有所得隨而用盡於取予物我之
際尤立意較然不以千金易其信於幽暗之中以
故諸以財賄交者皆久而敬之不能忘也

府君愛好人物長於駕御揔持紀綱而曲盡人情聽

初庵集 卷十四 三十四
察精明不可欺罔而隨材任使各得其用遇人可
意者輒披露心肝置其腹中見其窮無聊有願未
遂必爲之指畫多方使之有濟其所成就人材業
前後甚衆然性方嚴疾惡若浼面斥人不諱人皆
愛而憚之

府君晚而愛看書籍溫理舊書之餘或間之以稗官
小說客有語之者曰街談巷語何足以遮眼子旣
讀四子矣考古得失莫如史書而史書之中紫陽
綱目爲最盡取而觀之府君遽應而諾之客未退
卽俾人借其書未半年盡其全部而欣然有契于

心其好古從善之勇老而彌進如此

府君雅不飲酒而性喜山水每良時遇興輒與同志
數人命駕而出脫然有遺世遐舉之意嘗東遊至
于金剛東海西北至于九月妙香近而天磨聖居
則殆無歲不至至必涉險升高以快心目其餘名
山梵寺稍便於往還者選勝占幽隨意爲自家境
界四時賞玩各有其所每於暇日幙被書卷攜朋
輒往畱止旬月山僧野叟所在迎候懽然如家人
僕隸其所游行之處品勝記跡皆有題刻若華藏
之觀雪會靈通之避暑飲明珠之王龍潭皆是而

又嘗與賓友九人築臺於崧嶽之下題以樂天繪
畫厥像爲文以叙之大意以人於彝倫日用之理
順而不悖俯仰無愧然後覽物寄情爲得其樂此
又其平日遊觀之本領也

歲庚午卜居于活洞之第洞蓋累世所居又男山舊
第之下而宅內有巖澗林木之趣府君愛之爲終
老計汎治階庭葺理室宇扁以一齋作詩以見志
賓友多和之者

歲丙子喪李夫人時府君病憊已久而臨喪治事不
遺細微喪具又皆稱有無而不費也

當字丁丑八月十九日亥時考終于澗洞第之外齋
享年六十六歲府君自甲戌冬患痰腫右頰隆起
而時復作痛損飲食耗榮衛日致柴削至丙子夏
幾危而復蘇及是夏復劇其形色證候殆非人所
堪而府君處之泰然不少繫累於胸中臨末言語
精爽炯炯如平日人服其定力之不可及也

叔母孺人李氏遺事

孺人姓李氏籍牛峯考諱夏益僉使妣密陽孫氏
孺人以 英宗庚午四月十六日生年十八歸于
我叔父學生府君寔丁亥三月也

孺人性果直寬吉理家儉而不費勤於事務動皆豫
舉與人惠而有容不遠喜怒然其所可否人不可
易而撓之也

其事學生公事巨細必慮而後行恐傷其意雖遇其
怒甚時未嘗作於意怡如也身口所供必以其適
不以委於人嘗曰吾事君子五十年已老且病矣
然其心戒懼未敢少弛於初入門時也

王考足窩公性嚴明祖妣金夫人女士也皆少許可
惟於孺人而宜之金夫人年既高歲一就孺人室
樂其奉養焉

先妣淑人於孺人妯也長孺人十歲友悌甚至孺人
始入門每事必咨於先淑人而行及有子女更迭
抱養慈愛一如已出也

孺人幼愛於母夫人既于歸母夫人常歲一視留止
旬月謂孺人曰使死而有知者雖蔬食菜羹吾必
於汝乎而甘後孺人每值其忌日必宿齋浴陳飲
食於別室以侑之終身不廢

姑母崔氏婦早寡而貧孺人常加矜憐凡於問訊周
救之道所以承藉學生公之心為甚至而其思慮
時出於學生公之所未及學生公以是甚悅之

孺人早有子出後於人晚而始舉男甚鍾愛然自其
幼兒時見有過輒呵戒之又未嘗以辭語軟昵驕
其氣也人

學生公有亾從兄之子若婦屬孺人以育之孺人置
膝下幾十年撫摩庇護一同於所生使二人者歡
然忘其孤露焉

孺人少也貧窶備歷艱苦而未嘗有歎尤之意既而
絲穀粗給室家多慶子登上庠而佳婦抱男晏然
數十載之間諸福備至人歸其德善之報

當子丙子四月十九日以疾終臨終顧子女而慰之

曰吾年已老矣雖汝曹戀而不能捨亦又何憾也
享年六十七歲

傳

金濟羽傳 續稿

金濟羽致淑本金海人系出駕洛國王中世移于松
京忠臣淮陽府使鍊光之十三世孫也君目不識古
人一字書而所爲多暗合於古人幼而家貧卽不隨
同隊就傅時以其力致滋味於其親及長爲賈於南
方去家五百餘里矣凡遠服賈者往來必有常期不
得輒違其次君每陟岵思切不時而來來必腰錢數

十百緡左右親側油油然不能去比數日復往訖不入私房率是以爲常其親食必有肉出必有乘而君及其妻子敝布蔬食或至不給也其居毋憂哀戚甚其父老而病痺君卽撤業而歸奉居于郊園手匕箸進食常適其飢飽時日和好則負抱行以招搖之其父夷然若無疾者凡九年壽至八十一而終君時已老矣未終喪遂率松之士數百人列其行請褒于官事未及 聞君兄弟六人伯氏蚤卒餘皆君婚娶成立之殫力奉先五世祖以下皆具基石宗中事以身任之朋友之際遜而有思人皆愛慕久而不衰也君

容姿樸碩臨事有智慮力量設張處置徃徃出人所不敢出事以是多成就焉余與君有舊睹其行甚熟惜其可傳而不傳也遂書其槩如此云

贊曰孝友人性也夫人而宜若可能矣而世之讀書爲學者或是之不能易何哉君以大樸之真耳目未嘗一涉於書不知孝經論語之爲何等也而顧其足之所蹈則鮮有不合於書者蓋觀於君而良知良能之天者爲益可驗矣噫若君豈古所謂未學而已學者類歟夫以君之質而使之資於學以克之則其所就又可量耶是又可惜也然使後之凡爲人子者聞

君之風其必有不待書而興者矣是則君之功也不
然人之性滅矣又奚以書爲哉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終

附錄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

堯泉金先生墓誌銘

并序

開州金君澤榮與其友若而人具贊致書于余曰吾
鄉堯泉金先生之沒今四十年矣而其文未鋟板其
墓無樹石吾鄉人之責也吾儕相與謀旣已收其詩
文稿十四卷付之剞劂矣若銘辭則求當世立言者
莫吾子若况子之先大夫嘗薦先生于朝子於銘
先生也宜不辭敢以狀請余辭不獲按狀曰先生諱
憲基字穉度號初庵堯泉者學者之所稱也其先熊

川人中徙開州祖諱弘海生員考諱就行文科禮曹
佐郎妣清風金氏副護軍郁兌之女先生幼峻莊不
羣五歲受書過目輒成誦長治舉子業戰藝輒雋然
黽勉而已去習古文詞沛然一筆千言醇雅鬯茂駸
駸有古作者風既又歎曰工辭以飾道何益哉乃取
四書及宋五子語伏而讀之十九歲元朝自書曰今
日天地變始吾身所得於天地者亦當與天地新自
是僂以聖人自期躬行心思交修日進前後所著如
理氣鬼神人物之性致良知諸辨論崇朱斥王理正
而辭明往往有肯綮蘊奧前人所未及道而悉力發

之者嘗師事蘿山趙先生有善而與金牧菴尚欽金
止菴天復韓是憂履源友皆同州之名宿也性至孝
佐郎公病痺左右扶養者九年不懈益勤居喪三日
絕水漿幾毀而僅甦遇忌日哭泣如袒括初 國有
喪必茹素客至泣而相吊親沒事叔父日必再省朋
友之貧而不能葬者輒不量力而助之有癘死者趣
往視其斂無難色沙磯李忠貞公以直指使薦先生
學行第一寢不報留守辟先生爲教官不就以 憲
宗壬寅正月十八日考終距其生 英宗甲午春秋
六十九疾篤命子弟背負詣家廟還正寢潔席卧將

絕猶數引手若將正冠者以其年九月葬于開州加
土里金沙洞負乾之原二配附焉元配淳昌朴氏進
士彭耆女次配全州李氏學生元務女俱有女士稱
男長中錫次忠錫朴氏出次時錫義錫李氏出女朴
氏出適水原白膺鎮進士中錫男萬源忠錫男德源
時錫男達源膺鎮男英洙夔洙萬源男龍樂鳳樂騏
樂德源男永樂先生有高世之氣絕人之才而早志
於道嚴毅剛果勇然不疑其於義利之分斬如也見
人不善卽面折不少貸然洞曉情隱優游款曲窮辨
而不競泛應而無勸與之游者皆畏而愛之足跡罕

出鄉里平居不談朝廷得失人物臧否然亦未嘗一
日忘斯世有代人疏一篇指陳剴直可舉而措之非
空言也好佳山水游必陟高窮深而止酒戶甚鉅十
數甌腦中浩浩然晚嘗自言吾平生讀魯論得一厚
字是聖人心法臨終門人問遺戒曰敬而已先生沒
州諸儒狀先生學行請 褒于留守留守難其例第
以孝子聞于 上又十年始 贈承政院左承旨享
鄉賢祠蓋狀所云李忠貞公建昌之王考也建昌童
子時聞王考談近故君子必先先生今於是狀信其
無溢辭也故輒櫟括而序之銘曰

後徐文康二百年私淑艾之有此賢文章性理追古先蘊而不施全其天君子之道奚病焉不朽者存鑿斯所

上之十八年辛巳三月朔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應教兼經筵侍講官知製教完山李建昌謹撰

附錄終

附錄補

行峇

我曾大父先生姓金氏諱憲基字穉度自號初菴久居堯泉講學故學者稱曰堯泉先生先世本熊川人後徙開城大父諱弘海成均生員魁偉多奇節父諱就行中明經第仕至禮曹佐郎佐郎公重厚有長者度為諸生時嘗赴試闈有司令諸生析坐以防姦會大雨諸析者皆亂而公獨坐樹下自如如有司目而稱善命致油傘以蔽之聘清風金氏副護軍郁兌之女夢黑龍而生先生英祖甲午十二月十九日也先

生幼英異五歲受書過目成誦八歲讀小學至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語嗚咽不成聲生員公有知人鑑常奇之曰此兒異日必大人也少長遊場屋常居高課然不自沾沾喜間獨喜爲作者文沛然一筆千言十九歲元朝忽自悟曰道不止是矣揭自靖錄以自矢曰吾身者天地父母之所賦與也今當天地一番更始之初吾身所得乎天地者亦當有以與天地俱新因是而得其本然之萬一以報答我天地父母之所賦與者亦自靖以獻之義也於是動靜語默一以聖人爲準心思躬踐交修壺壺間與同州金尙欽

金天復諸處士結講社相討論旣又與學者講學于府東堯泉之上者二十五年前後所著有鬼神理氣致良知諸辨說各數百千言大抵皆發揮程朱之餘蘊而窮極乎天人一體之妙者也孝性過人佐郎公病痺九年左右扶養有加勤焉三年間荐遭內外服皆三日絕水漿絕復甦者數矣朔望必拜墓終身不弛遇忌日哭泣如袒括初門人至有感泣者 國有喪必茹素客至泣而相吊親旣沒事叔父益謹日再省中年嘗師事蘿山趙先生有善至如廁之頃亦必侍而拱立與朋友推忠欵同休戚所善馬處士戊伯

之癘死也卽臥內執手與訣既絕爲之手殮其居堯
泉也環堵蕭然常窘於食而隣有路翁久仲賢而鰥
寡每夕粥熟潤以一盂者二十年李忠貞公是遠素
知先生之爲人及爲京畿直指使薦道內學行一人
事寢不報其後留守李公奎鉉辟分教官不就 憲
宗壬寅正月十八日卒壽六十九疾革命子弟負詣
家廟還正寢潔席臥將絕猶引手若將正冠者恬然
而逝初葬高山先塋九月移葬于金沙洞負乾之阡
二配祔焉元配淳昌朴氏進士彭者之女初歸時持
資頗豐及舅病九年盡傾以用而少無吝色比卒先

生甚哀之繼配全州李氏學生元務之女男四人女
一人男長中錫次忠錫朴氏出次時錫次義錫李氏
出女生員水原白膺鎮妻朴氏出中錫生萬源萬源
男龍樂鳳樂麟樂忠錫生道源道源男永樂卽小子
時錫生達源達源男 樂義錫無育膺鎮生英洙夔
洙餘不盡記先生負間世之才氣而造道明正胷中
常自磊落如青天白日義之所可責育莫能奪也好
規人過失然亦最能恕人優遊欵曲羣居辨論務盡
人說而徐爲之折衷使聽者融然悅服其事蘿山也
蘿山臨講有疑必待先生以決稱善不已將沒爲書

付先生曰子爲我終教諸子蓋許之以嫡傳也吳老
洲洪梅山二公嘗至開城聞名先訪之談論解頤出
相謂曰見金某使人鄙吝都消真一世豪傑也自少
絕意進取足跡不出鄉井然未嘗一日忘世嘗有代
人疏一篇論事深切殆四千言其人憚不敢奏也
文祖翼皇帝之喪東望失聲而哭曰 主上違豫
世孫又幼國事至此將若之何居恒慕鄭圃隱之大
節時遇夜月清好携門生至善竹橋酒酣撫跡彷徨
必泣下汪汪也爲文章率意書之自詣高妙而未嘗
以此自命於詩經尤好論語常自言吾讀是書得一

厚字是聖人心法臨終門人問遺戒曰敬而已旣沒
八年府儒建堯泉祠于男山舊第址享之仍狀學行
請 褒于留守留守重其例第以孝子聞于 朝
贈左承旨 今天子癸未京畿御史李承旨建昌循
府儒狀請奏言某性理文章真豪傑之士君子之儒
而孝行一節未足以盡其賢是宜改 褒李公忠貞
公之孫也事下政府令守臣採報而未果施行庚子
議政尹公容善舉前後奏報事建白于 天子明年
贈從二品嘉善大夫內部舊吏曹協辦有文集十四卷
行于世嗚呼先生之道大矣小子愚何足知之惟舉

一世君子定論之大畧謹書如此

不肖曾孫永樂敬識

